

諸佛子等、從我聞法、日夜思惟、精勤修習、是時諸佛、即授其記。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

三月安居加功行、佈施功德海無量、九旬護夏報親恩、佛光注照福滿門

香日光壯嚴

第 17 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四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Glorious Buddhism
發行人：釋 惟 密
編輯：本 報 編輯部
地址：台北縣板橋市內湖路49-1號
電話：(02)2541267
03308694
郵政掛號：Buddhist Institute of Hsiang Kuang Convent
49-1 Hsiyichao, Nei-pu Chu-Chi, Chia-I, 604 06 Taiwan, R.O.C.

香慧的命生燃點 情有界法熏普

年靑女智愛請邀 營佛學專大光香

【本刊訊】香光寺將於今年國曆八月十七日至廿三日舉辦「第三屆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以「點燃生命的慧香」為主題，提供全國大專女青年一個研習佛法、啟迪身心的機會，此次活動預計招收學員一百廿名。

太虛大師曾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表達了學佛是人格教育的過程，而成佛即是人格的究竟圓滿。一個具備意志純潔、宗教心靈的人，便可涵養高尚的情操，不僅開闢眼前的世界，並且能拓展至未來的時空；能慈愛自己的親人更廣被一切有情。

青年是生命成長中最具創造力的黃金歲月，擁有滿腔關懷生命、謀求人類幸福的熱誠，但處在這瞬息萬變的大時代裡，面對錯綜複雜、牽動不盡的人際、社會關係網，除了熱誠之外，更須保有一份明朗的悟性。由此，這屆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擬出了四個課程方向：

一、誰將生死與汝（原始佛教的緣起觀）——從歷史的脈絡中，窺探原始佛教的緣起觀，洞察世間的真相，進而發願創造一個莊嚴自他的清淨國土。

二、來自心靈的，長養感恩、惜福（學佛行儀）——種下識（從八識看）的德行，進而開顯從學佛行儀的實踐

三、菩薩清涼月（如何做一位現代菩薩）——由力行菩薩悲願的歷練中

四、白覺的人生——處完普的學習環境

【本刊訊】香光寺將於今年國曆八月十七日至廿三日舉辦「第三屆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以「點燃生命的慧香」為主題，提供全國大專女青年一個研習佛法、啟迪身心的機會，此次活動預計招收學員一百廿名。

佛制夏三月安居，為的是讓僧伽在九個月弘法之餘，能摒除外緣，加功用行以提昇道業，俾令正法久住，法輪常轉。香光寺依律將於農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結夏，在安居期間，我們敬邀十方善信發心護夏，提供淨資道糧，共同為護法衛教奉獻一份力量。

參加辦法：
結夏報恩功德主每名三千元
發心大德請利用郵撥帳號：
03308694
——香光寺
並請詳細註明芳名、出生年月日、住址、電話、祈求，我們將為您入疏迴向。

助印芳名
參任壹佰捌拾陸元整：邱玉霞 陳怡君
元整：何朝寬 林純青
張更農 蔡依榮 林淑玲
參任元整：林麗珠
許順發 許銘燦 壹仟伍佰元整：
貳仟元整：陳清芬 何振源
大悲印經會 曾和宮 尤啓楨
釋明戒 蔡忠勇 壹仟貳佰元整：

化活生法佛倡節佳誕佛 馨溫有處處間人

禮獻業結班讀研學佛苑學慧安

母親節，特舉辦專題演講與結業參訪活動。首先於五月三日邀請嘉義女中輔導室主任王偉瑛老師，以「談家庭關係」為題，講解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其次在假「真學習的態度，相信佛法的深遠已經進入了他們的家中。」

【本刊訊】嘉義安慧苑佛學研讀班，為慶祝佛誕暨母親節，特舉辦專題演講與結業參訪活動。首先於五月三日邀請嘉義女中輔導室主任王偉瑛老師，以「談家庭關係」為題，講解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其次在假「真學習的態度，相信佛法的深遠已經進入了他們的家中。」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白聖長老自十八歲捨俗為僧，迄今捨報，計壽八十六，戒臘六十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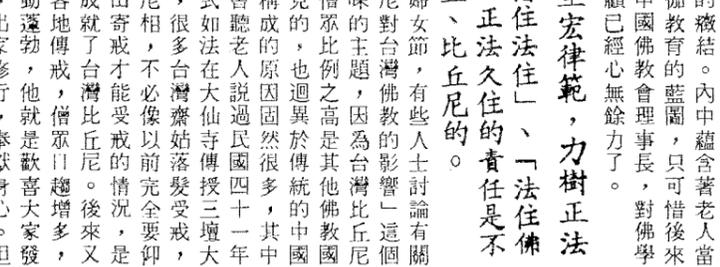
忍駕白蓮去 聖範在人間

白聖長老圓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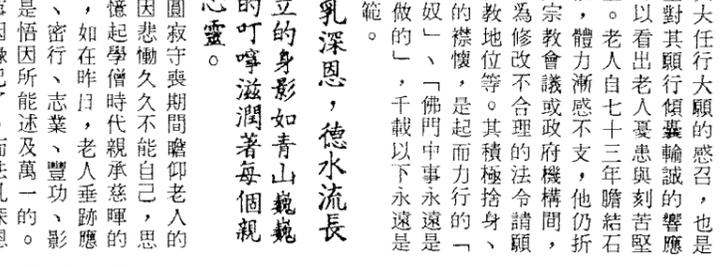
【本刊訊】四月三日，有八、民國二十八年因清晨五點五十分，世界避禍來台，駐錫於十佛光寺，四十餘年來，身於長老於臨濟寺安詳示寂，消息傳出，全國佛教界四眾弟子無不震驚、哀悼。



安慧苑佛學研讀班結業典禮，由王偉瑛老師主持。



白聖長老，一生致力於弘揚佛法，深受信眾敬仰。



法乳深恩，德水流長。圖為某位法師在講壇上弘法。



師公寫於二月二十六日。圖為某位法師在講壇上弘法。



有洲澳是前年六十，人洲澳，尼丘比松秋桑羅佛了觸接，坐禪習學爾泊尼至後，生醫理心的名達，足不之學理心補可，理真的法佛到括體，法多學修下座佛活西葉喇喇教黃密藏於，家出願發作工法弘的辛艱開地各洲澳，歐至即後隨，平的門法量無學廣薩著者持把師法，月一十年去。滿圓期成，戒大壇三受求灣台來洲澳從遠，神精羅了訪尋刊本，月個兩修共寺光香來前紹介師法禮引經即位一味體來共者讀請邀並，程歷的學修其披揚，尼丘比桑國同不在他談而侃侃，尼丘比國異的景背化文方西在長生。見越越卓的教佛灣台對及以驗經種種的教佈法弘程度

來自異鄉的

知音

訪澳洲羅桑秋松比丘尼

編輯組



修其佛繞課早加參尼丘比桑羅

佛法與心理治療

問：法師為什麼會放棄心理師的工作而選擇出家呢？

答：選擇出家的主要原因有三：擔任心理師雖然對人們有所幫助，但學佛之後，我發現佛法可以給人們更廣、更究竟的助益，甚至是一般學醫的人無法提供的！

第二個原因是：我發現西方人有很多價值上的矛盾及行為上的差距，特別是有些西方學者擁有很高的知識，也很會演說，但實際行為卻是另一回事，他們較不注意內在心靈的追求，心中充滿了疑惑，私生活也顯得混亂。……

然如此，心理學所使用的技巧方法，仍然可以用於與人的溝通上，因此，我是二者兼用的——運用心理學的技巧來幫助弘法工作的推動。

精神病患者的內心時常是充滿恐懼的，他們可以感覺到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相對的他們也因此變得很容易受傷。面對這一類的病人，輔導者必須具備相當大的耐心和愛心，想辦法建立起他們的信心和愛心，逐漸地他們混亂的腦筋也能平息下來，恢復正常。

很多經咒，這是承襲西藏傳統方式的教法。

回到尼泊爾本山學習佛法及打坐，回國後紛紛創設靜坐中心，並邀請西藏的喇嘛前去弘法，人們才逐漸體認到師父的遠見。……

尼泊爾的修學

問：請法師談談您所屬僧團的宗旨及教育僧眾的方式？在宗教修持上與教義探討上的重點為何？

答：我們僧團的修學宗旨是：學習並弘揚大乘佛法，堅信每一個眾生都能成佛。

師父教導弟子的特色是隨根器差異採用不同的方式，而最常採用逆增上緣的方式來成就弟子。

有人考試失敗時，下面的人會對他說「開汽水」笑他，但不輕視他。居士們明白要訓練一位能在公開場合演講的傳教師，是件艱難的工作。……

- 梁麗麗 壹仟元整： 陳雲雲 蔣震祥 陸佰元整： 林聖明 李忠慎 謝宗哲 郭秀惠 參佰元整： 朱明德 林春蘭 黃清進 陳崑鐘 馬裕豐 塗美智 王乃玉 鍾慶祥 鍾佩容 劉文昌 美金柒拾元整： 劉文昌 王麗莉 美金伍拾元整： 羅合子 王志蒙 江健一 美金參拾元整： 李麗純

來自異鄉的知音



訪澳洲羅桑秋松比丘尼

(上承第二版)

同時接受男、女眾都來出家。他認為出家人的人數已經很少了，比丘尼、比丘尼僧團可以增強佛教的力量。不過其中仍有遺憾：西方人總以為千里迢迢到尼泊爾出家，就可以把那兒當成自己的家，可是，師父很年輕就往生（四十九歲，我是在師父三十八歲時出家的）；另一方面，由於大量西方人湧入尼泊爾，帶來吸食迷幻藥等惡習，引起尼泊爾政府頒布了只准許西方人入境三至六個月的限制。現在我也只能以觀光的方式回到本國去。

從師父的往生和法令的改變，我再一次體會到「無常」的真理。正根源於世間是無常的，所以能夠把握的就要及時去把握它。我每隔一、二年就會回尼泊爾的本山去，那兒是我的家，回到那兒心中就很高興。世間是無常的，相同的，您們現在雖然在台灣修學，也不能一直以為這兒就是我們永久的道場，佛法說世界是不安定的，一個人不可以耽於安定的環境中自滿偷安，必須時時想辦法去改造不好的環境！

佛教在西方

問：澳洲人對佛教的認識為何？其流傳的情況如何？
答：十年前，在澳洲人的心目中，佛教是一種很特殊的文化，他們看到剃了頭的出家人，就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樣，尤其出家人的衣服與一般人不同更顯得怪異。如今澳洲佛教已不是唯一的新宗教，還有其他許多種新興宗教，一般年輕人對基督教很有興趣，也有部份人會參加佛教、印度教、回教……等，原因是新宗教、回教……等，原因是新宗教一代普遍不太受傳統信仰的束縛，較能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

在兩個方面：觀照心識怎麼活動；觀空，讓善根增長，惡念消除；行者必須時常發願，願自己往覺悟的路上去，如此作意，心念才易集中，得到更深的禪定功夫，開發出智慧來觀察什麼是業力，什麼是空，由此，配合著教理的研討，打坐用功是很重要的。教理清楚，正不正確才容易分辨得清楚，不落入自我附會解釋之中。如果沒有深廣的教義基礎，行者是無從助人的；在這裡也

他們學佛的動機多半是想知道：「人是什麼？」「世界的本質是什麼？」「人死後會到那裡去？」……等等哲學思考和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使自己活得快樂（因為他們常發現自己很不快樂）。在我們靜坐中心的學員裡，很多是醫生、護士、教師、工程師……等，這些在社會上有著理想職業的人，大都已成家立業，很想將佛法帶回家，使家庭更圓滿，也希望對社會做更好的貢獻，他們的學佛動機都是很純善的。我想也許未來的一百年中，將有30%至40%的澳洲居民會逐漸成為佛教徒。

目前澳洲的佛教來自於各地方：泰國、緬甸、美國、日本……。他們都有各自的傳統和弘法中心。其中來自西藏的佛教傳播最快，原因有三：
一是共產黨侵入西藏後，西藏的喇嘛流亡失所，當西方人邀請他們弘法時他們就去了，且很熱切地從事這件工作。
其次，西藏的佛教重教理的講述及辯論，喇嘛們也鼓勵這種方式，這很合乎西方人的嗜好。
而喇嘛們也常向西方人說，能生在西方，自由地選擇宗教、聽聞佛法，是前世修得的福報，今生要好好珍惜，精勤修持，否則如果你生在某些不自由的地方，就無法聽聞佛法了！

在西方社會中，對宗教信仰的選擇，舉個譬喻來說：就如同進入超級市場購物一樣自由、開放，你喜歡什麼，你就選擇什麼。儘管他們有很多選擇的機會，但我相信，他們之中將會有更多人選擇佛法，因為佛法含容性很高，允許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各種不同的風格去適應當地居民的需要。

問：西方佛寺如何佈教？與信徒的關係為何？
答：東方佛教的傳統中，出家人與在家人關係是：出家人引導在家人學佛，在家人護持僧團住世的，師父常說：這種關係的維持是很重要的。如果出家人只顧著躲到深山裡修行，不設法教導信眾，是很自私的；同時，從信眾方面來說這是親近三寶培植增慧的機緣。出家人有了信眾的護持不必為衣食等基本生活而

奔波，可以心無旁騖地研究教理，專心修道，相對地，出家人不論在何時何地，修行的目的和動機都必須是為引導眾生離苦得樂而做，否則，再好的修持也只是徒增其我慢，失卻了佛法為眾生而存在的意義，更何況我們從信眾那兒得到供養，自然應存著一份感恩心去回饋他們。

在西方情況就不同了，十或十五年前，無論是出家眾或在家人都如同初生的嬰兒般，不清楚彼此應扮演什麼角色及負擔什麼責任。經過幾年之後，隨著佛法的流傳信眾們慢慢的了解，如果想到出家人專心修持，還是應該護持出家人專心修持。有些西方的在家人有錢、有時間、也有很好的修持，因此不認為一定要出家。其實這是種很危險的想法，如果沒有出家人修持清淨的戒律，佛教想要在西方長久存在是很有疑慮的。為此，我們建立的弘法中心，一定是由出家人去弘法，絕對不請在家居士上台說法，除非此人很尊敬僧團，而且在弘法的場合中主客很清楚！

我們佛僧的經濟主要來自於居士們的捐獻。在澳洲我們不僅要維持靜坐中心的開支，還必須護持西藏及印度的僧院，他們是極需要費用來辦理僧伽教育的，這就叫做「我們用很多時間將佛法弘傳到西方，但不能忘記東方的僧侶，他們還需要教育，將來才能有人繼續將佛法傳到西方！」

佛法應隨著時空不同而有所變通。信仰宗教的目的在使人變得慈悲、不自私和更安穩。在此理念下，只要是能幫助一個人更好的宗教，我們就不應去批評它。許多西方人是無宗教主義者，他們的心靈比較排斥。儘管如此，就算我認佛法最好，也選擇了大乘佛法成為修行奉獻的準則，但我不是說其他宗教就不好，因為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就彼此不同方式的適應。也隨著某些人差異的習慣，他們需要藉由各種方法才更得力。就像泰國的比丘將小乘戒律持得很好，那也是了不起的。只要能令眾生心地增上，向清淨光明都是可取的。

我喜歡修持菩薩道，也喜歡持咒，但如果要求我必須像小乘行者那樣打坐、嚴格持戒，我是沒辦法做得很好的。人們會因根基、業力的不同，挑選最適合他們信仰的方式，比如有人感到沒有辦法信仰那麼多菩薩，他們就選擇只信仰釋迦牟尼佛。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是：佛陀開創了八萬四千法門應化八萬四千種根機，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修持我所能了解的部分，再將它轉教給需要的人。每當有人問我修學佛法是採用西藏系或是中國系？我會回答他說，兩者之間只是外觀形式、咒語上有所不同而已，實質上，基本教義是相同的，兩者都可以學，等學了之後看哪個對當時的社會最適合，就用那個！如中國人的根機較能接受圓融的大乘佛教，於是它就與中國文化相結合，我們不能說那個最好、那個最不好，佛法講緣起，宗教之間當然也沒有絕對，有的只是：「那一個更適合！」同樣的，我們也不妨學習其他宗教的優點，如基督教對社會的服務、教育、醫療等工作都做得很出色，佛教如果也能這樣，以多種功能來服務社會也是很殊勝的。

問：您認為未來在弘揚佛法上應注意些什麼問題？
答：我們要因應世人的需要而有不同的施設，誠如世間一直存在各種不同形式的宗教，弘揚

動機是什麼？
答：在這之前我有八年的時間在澳洲弘法，而在澳洲分院獨自生活裡，較難掌握戒律的精神所在，時常必須一人面對一大羣在家居士，尤其是接受佛法很慢的西方人士。我深刻體會到住在僧團中，有強烈的共修力量，而在外弘法就必須靠著自己堅定的願力。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漸漸老了，會開始想一些問題，例如：如果我死了，我仍希望自己能給子孫一些強而有力的種子，於是與起起台灣學戒的念頭。

再則，西藏沒有女喇嘛，教導我的六位老師都是比丘，因此希望能有機會多與其他的比丘尼接近，了解尼僧團，進一步重習尼僧團的戒律、制度。

佛教源於印度延傳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有隨方尼尼，在體解佛法的根本精神之後，如果能夠再多方參學，將更有助於選擇一種適合西方社會的弘法、修道方式。台灣弘傳的是大乘佛教，我所學的也是大乘佛法，二者十分相契。在我原來的計劃裡只打算停留一個半月，但後來我感覺到很歡喜，就決定延長住三個月。這段期間謝謝香光尼僧團給我一起共修的因緣，這是我當初沒有料到的。

問：在這三個月當中，您對所接觸到的台灣佛教有什麼感想和建議？
答：在台灣我除了到海會寺受具足戒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香光寺，我想就從這裡說起吧！

香光寺對法師們的修學生涯設想和實踐都非常用心，我很欽佩大師父的理想，他從過去、現在和未來多方面來看僧伽教育，眼光非常長遠，然而想從傳統中抉擇適應現代的部份加以融和、發揚，這件工作真是不容易！沒有人預先知道如何做才是最好的，我一定要運用我們的智慧去努力，因此能了解其中的心情，尤其當我看到兩位大師父這麼努力，覺得很感動。

台灣佛教現在面臨的問題有：轉化上的困難、佛教與民間信仰的混淆、法律的限制及傳統的壓力等等，都是必須想辦法澄清、解決的，這是台灣比丘、比丘尼們要共同盡力去克服的！例如：最近曾熱烈討論的宗教法令問題，到底怎麼樣的宗教法令可以更清楚、更合理，我想可以找西方國家的宗教法來參考，再呈政府准予相似的待遇。

在西方，宗教已有較完整的組織，政府法律中也擁有其特殊的保護權及獨立性，我們也應該可以努力去爭取。此外，在台灣最常見的是在家居士介入宗教團體的財務處置中，關於這一點應向國外看齊，給予宗教團體自由和自主權，最好在家居士不要介入宗教團體的事務中，導致利益紛爭，忽略甚至扭曲宗教團體對社會重要的教化功能。

問：最後請法師談談您自己未來的修學理想與重點。
答：理想方面，我希望成為佛陀教育的楷範者，我知道我還需要努力。

至於修學重點：我希望每天都能記住「死亡」，每天都想可能今天生命會結束，如此一來，我就會警惕自己不要浪費時間。我們都希望來生可以去淨土，只是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創造當下的淨土，我們有責任行菩薩道去創造每一處的淨土。淨土法門的往生極樂為的是要迴入娑婆度有情，而不是去享樂的，不要存著想要「逃走」的念頭，那不是菩薩的行為！如果只求往生淨土一去不回，那麼在根本心念上就已是自私的，並非菩提心的表現。所以，我常以「行者要時常觀察自己的心念是純淨的，還是雜染的」來勸勉自己，這也是我未來的修學重點所在！

台灣見聞

促使您此次來台灣學戒的



促使您此次來台灣學戒的

憶師公及以那會經親炙的日

在常山青

流長水法

悟因

找他如洪鐘的聲音，還有那篤定堅毅的神采。

隔日（三十日）早上，老人氣色較為好轉，能坐起來閱讀中央日報，聽著大家報告各自的近況，本以為他已過關了，沒想到就在四月三日凌晨，惡耗傳來——師公走了！不禁法然淚下，他放下了辛勤耕耘的台灣園地，也放下了畢生奉獻的中國佛教。想著他面對一期生命的最後一刻，那份覺醒、灑脫、堅毅，提得起放得下，從始至終都是禪者的本色，他一直在現身說法，想著想著，一幕幕往事在腦海裡浮現……

殷殷教誨，點滴在心

老人常說：「他要成就的，是出家僧寶……」

民國四十六年我在北投法藏寺皈依三寶。皈依那天，家師——明



惡耗

師公走了！他放下了辛勤耕耘的台灣園地，也放下了學生奉獻的中國佛教。

青年節的早上，突然接到圓通學苑打來的電話——「師公老人快要走了，請即刻北上」，我立即準備行囊驅車直奔圓通學苑，一入門便見到許多當年佛學院的同學，或坐或立凝重地守候著。明偉法師見到我便交給我一封老人給我的信和親書「紫竹林精舍」的墨寶，我嚇著淚呆在那裡，禪床上，老人靜靜的側臥著，偶而奮力睜開眼睛看著他栽培的學僧，眼眸中仍舊是三十年來熟悉、親切的神情，殷殷的囑咐猶在耳邊，而今只能從記憶裡去尋

宗上人送我一箱佛學雜誌，如海潮音、人生、台灣佛教等，老實說當時除了佛教故事、寓言、通俗演講外，很多名相真是不知所云，但每每讀之心中總是充滿喜樂。隨後家師轉來十普寺就讀於中國佛教三藏學院。我常去學院看他，學院也特許我偶爾的旁聽。每次他總是引領著我去頂禮師公老人，老人總會塞給我書或念珠等。四十六年的秋天，我就在三藏佛學院剃度出家了。

佛學院的同學年紀都很輕，較長的有二十五歲，最小的有十五、六歲，且流動性也大，隨時有新入剃度進來或是由其他地方轉學插入，也有轉到別的佛學院的。就讀時間從最長的六年到一年半或三、二個月不等，進進出出最多時曾達五、六十八人，但若計算參加過的總人數著實不少。直到五十二年春天停辦，這期間始終都由老人親自教導

之外，由老人口中叫出的，竟然就是那些同學的法號，令人不禁拍案。個中況味到後來還一直是同學間津津樂道的趣事。老人有一不成文規定：複講時，外省同學用國語，本省同學用本地方言。從讀文、分科、消文、釋義、申論等，每次複講結束老人總會慈悲地修正或指導。最妙的是老人家不會講台灣方言，可是同學的語詞發音若不正確，他一聽馬上就能指點出來，這也是同學們驚歎以為奇的地方。

開辦僧伽教育，必須心無旁騖，全力投入，才能克服許多困境。

剛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瘋狂轟炸的烽火蹂躪，台灣終於正式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豈料三十八年接著共產黨又竊據大陸，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從中國大陸、韓國、越南，整個東亞大環境，風聲鶴唳，戰亂頻仍。在對峙僵持、陰霾籠罩下的台灣，人心迷惘，精神空虛，局勢動盪不安，台島政經、文治正是百廢待舉。尤其，台灣的佛教基於地理的海島位置，再加歷年來的政治杯葛，諸多因素而成孤立狀態，更是草萊荒蕪、單路藍縷，不知佛是何名，法是何義，一直未與傳統的佛教有密切交流。當時台灣佛教界大分三系：一種是釋、儒、道三家錯綜複雜，神佛不分的閩南地方多神信仰，附佛齋教，諸如先天、金幢、龍華等等。一種是日軍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日式佛教，和尚攜家帶眷，著日式服裝、

草食、經營佛寺等。還有一群到大陸受戒求法的台灣高僧大德，如覺力、善慧、本圓和尚等所領導的佛教。

如今因大陸撤退，中國大陸的高僧大德相繼來台，風雲際會，展開一連串的傳戒修鍊、宣揚活動，如講學、著作、出版、建寺等，台灣佛教才直接傳承了中國佛教的法脈。在此一環節上，師公老人對佛陀慧命的延續，護國衛教的治道匡弼，其下手處是傳戒、研戒與僧伽教育的提斯，僧團的制度才能延續下去，而僧教育更是振興佛教的百年大計。

為了實現僧伽教育的理想，在民國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間，台灣經濟還很拮据，老人憑著航法師之後創辦了「中國佛教三藏學院」，之後又在臨濟寺創辦成光佛學院和中國佛教研究院，後二者專成就男眾學僧。聽老人說，中國佛教研究院，後來贈給星雲法師在佛光山繼續辦。

話說當時一般寺院皆依賴保管骨灰、牌位或為信眾消災存亡已經儼佛事，而十普寺是靠經佛事兼代辦素齋，以供給龐大的佛學院師生的生活與教育開支。雖有佛事的經濟來源，但仍因十指浩繁，入不敷出。這些對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來說，一直到離開佛學院，在本省寺院掛單領執，相形之下，才知道一切免費的僧教育，老人家是如何辛苦的去張羅。在常任經懺繁忙時，男眾學僧要去幫忙佛事，凜冽的寒冬要穿著三輪車去中央市場買菜，而老人是反對尼眾參加佛事的。每到佛成道日前後，十普寺發放冬賑，常住就張羅了很多棉布、棉花，尼眾要學做冬衣、棉襖，只有一人兼發美援舊衣物。現在想想，老人的價格養成的圖案也是對社會的關懷，且是直接參與、投入的。時經三十年後的今日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生活已較前豐裕，要成就一位佛教人才，尚且都是困難重重，更何況當時？個中甘苦，今日體會，更是入木三分。

香光尼眾佛學院開辦時，我曾就學院事請示老人，老人曾說：佛教的信眾對建寺蓋廟，一擲數十萬元

培育。

學院每天的上殿、過堂、上課，甚至結夏安居的坐香、跑香、打禪七，都是老人家帶領著。晚自習時，老人也會來巡查，一聽到那熟悉又特殊的腳步聲從走廊那端傳來，我們常常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那聲音一直是同學們莫大的鼓勵與提攜。我們常猜想：到底老人需不需要休息？他又如何在處理十普寺繁雜事務之後準備功課？他常說他要成就的是出家僧寶，他從不放棄那些想讀佛學院但未必發願出家奉獻的在家居士，因為他認為社會的教育機構很多，求學的機會也不少，在家居士儘可依各需要去選擇，並不需要老人來成就。

老人一直認為，僧人一出家應先奠定解行基礎，在大陸叢林、僧院有各種不同的修持辦法。他效法圓瑛、太虛、慈舟、諦閑、月霞等長老大師辦佛學院的講課方式，每天上午、下午上課，一學期有幾次考試。當時所上的經論以楞嚴經部帙最

長，也開得最久，還有圓覺、起信、法華、金剛、天台教儀、六祖壇經，以及學習生活紀律、僧制的沙彌律儀、菩薩戒等。老人為滿全同學的學習，將圓瑛老法師的楞嚴經講義整理成表解，特別請來一位先生專刻鋼板。當時物質奇缺，裝訂成冊的佛書很少，縱使有，也很昂貴，同學們窮哈哈的根本請不起，所以同學要自己油印、分講義，有時甚至自己刻，做得最多、最普遍的是彼此抄筆記。

為了增進我們的學習效果，老人還安排了複講或小組，複講的人選有時是採指定的，有時則是臨時抽籤決定。為了增進自己的學習，也避免說不出來的尷尬，同學們就會事先預習。最令人難忘的是，偶而遇到較艱澀晦難的經文，有些同學怕被抽到，上課前就把寫著自己名字的籤條藏了起來，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可是到了上課一抽，意料

的同學都回常住過年，有的雖在佛學院出家卻應邀到同學的道場幫忙拜千佛、過新年，仍留在學院過年的只有個位數。那時悟因是窮學僧，又在學院出家，生性懶得動，只想寫書做書獃子，所以在十普寺過了好幾個新年。就在受完三壇大戒以後，每過農曆年，老人總會提醒：「去教授、羯磨和尚那兒拜年了嗎？」當時總答以：無禮物，不能修供養，不敢出門。老人就會請庫頭師準備禮物，外加來回車資，讓我們幾個相偕去拜年。又怕我們弄壞的禮儀規矩。若來回趕不上吃飯時間，我們的僧袋裡就會再加一份信眾供養老人的好吃東西。老人對教界、對學僧、對徒眾自有其巍巍嚴肅的一面，但在其間其慈藹殷切的一面亦流露無遺，難怪逢年過節，十普寺飯局的桌數就會多起來，其中不乏學者、達官貴人。常聽一些老信眾說，只因河山險阻，骨肉散離，有家歸不得，在佛光的普照中，師公老人是少少心靈的支柱。

育植僧才，百年大計

旁騖，全力投入，才能克服許多困境。

剛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瘋狂轟炸的烽火蹂躪，台灣終於正式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豈料三十八年接著共產黨又竊據大陸，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從中國大陸、韓國、越南，整個東亞大環境，風聲鶴唳，戰亂頻仍。在對峙僵持、陰霾籠罩下的台灣，人心迷惘，精神空虛，局勢動盪不安，台島政經、文治正是百廢待舉。尤其，台灣的佛教基於地理的海島位置，再加歷年來的政治杯葛，諸多因素而成孤立狀態，更是草萊荒蕪、單路藍縷，不知佛是何名，法是何義，一直未與傳統的佛教有密切交流。當時台灣佛教界大分三系：一種是釋、儒、道三家錯綜複雜，神佛不分的閩南地方多神信仰，附佛齋教，諸如先天、金幢、龍華等等。一種是日軍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日式佛教，和尚攜家帶眷，著日式服裝、

（下轉第一版）